



“我的龙舟记忆”征文选登

我的龙舟记忆

马凯嘉

七八岁那年的端午,天还没亮透,我就被父亲摇醒了。他剥开两个热乎乎的粽子往我嘴里塞:“快点吃,去晚了江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”糯米粘在嘴角,我胡乱抹了一把,趿着父亲那双大了好几号的拖鞋就往外跑。

走过那座被老街坊们唤作“冬瓜桥”的石砌桥,穿过中河街,脚下的石板还带着夜露的凉意。资江边的石板路湿漉漉的,露水凝在艾草叶尖,空气里满是清苦的草木气息。沿河的人家早已在门槛边插好了艾条,讲究些的还在门楣挂上菖蒲。等赶到江边时,太阳刚露出半张脸,把整条资江都染成了金灿灿的。岸边那一排歪歪斜斜的木板吊脚楼,楼下的柱子一半浸在水里,长满了青苔,江水一晃,那些青苔就在水里摇来摇去。两岸已经黑压压全是人了。卖杨梅的、卖冰棍的、卖绿豆沙的,推着木板车在人缝里穿梭。我在人群里钻来钻去,第一次觉得,原来一个节日能让一座城的人都醒得这么早。

龙舟是半夜就下水的,此刻正静静泊在江心。对岸的江北还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稻田。这个季节秧苗刚插下去,绿汪汪的,铺到天边。风吹过来的时候,那片绿色像水波一样一层层推到江岸上。长长的船身吃水很深。船头的木雕龙头高昂着,两根长须直指天空,嘴里衔着的红绸在晨风中飘荡。桨手们全是精壮的汉子,清一色光着膀子,腰间扎着一条红布带。我注意到他们每个人的胳膊都晒得黑红发亮——这是半个月前就开始下水训练留下的印记。爷爷说,造龙舟的木料用的是从资江上游运来的老杉木,泡在水里几十年都不会烂。而划龙舟的汉子们,开春就得定好人选,每天天不亮就下河练习,练到手臂

抬不起来才算完。

发令的銃声猛地炸响,惊起两岸树上的白鹭,五六条龙舟几乎同时弹射而出。鼓手站在船中央,抡圆了胳膊擂鼓,鼓点密得如夏日急雨。桨手们齐声吼着号子,船桨入水、翻起、再入水,动作齐整得像一个人。江面上炸开一排排水花,阳光洒在水花上,亮得晃眼。我看见船尾掌舵的老汉,花白头发被汗水浸透,整个身子都倾向前方,脖颈上的青筋根根暴起。他吼了句什么,我没听清,身旁的父亲却突然跟着大喊:“拐了拐了!这边的船偏了!”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过去。呐喊声、口哨声、拍栏杆的声音搅作一团。那条偏航的龙舟在一片唏嘘中硬生生拧正方向,全体桨手齐齐发力,竟在最后五十米追了上来。那一刻,江岸上像炸开了锅。一个素不相识的大伯一把将我举过头顶,让我坐在他肩上看龙舟撞线。我看见赢了的人们高高举起船桨欢呼,船头敲锣的人把锣都敲破了;输了的人红着眼眶,将桨重重砸进水里。随后,双方的桨手隔江互相抱拳作揖。爷爷说这叫“江上礼”,输赢是一时的,情义是一辈子的。

回家时已过中午,母亲正在灶台边忙碌,铁锅里咕嘟咕嘟煮着粽子,灶膛的火光映在她脸上。她一边往锅里添水一边说:“你爸年轻时也划过龙舟,有一年为了训练,两个月没着家。”我回头看父亲,他正坐在门槛上搓着手上的水泡,装作没听见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,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男人,原来也曾在江面上那样声嘶力竭地呐喊、拼搏过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,邵阳人为何把龙舟看得如此重。资江与邵水在此交汇,这片土地既受江水滋养,也常遭水患威胁。世代代的人要在这里活下去,靠的就是这种“同一

条船上”的团结。这个道理刻在每个江边长大的孩子骨子里,不用谁去讲,看一次划龙舟便懂了。

那年,儿子学校发了端午节放假通知。他低头刷着手机问我:“爸,端午为什么要放假?”我说,因为要划龙舟、吃粽子、纪念屈原。他“哦”了一声,眼睛没离开屏幕,又问:“那我们去哪里看龙舟?”我张了张嘴,却答不上来。主城区的龙舟赛已经停办了多年,江面上安安静静,只有几艘运沙船慢吞吞地驶过。我带他回老家,经过资江大桥时指给他看:“爸爸小时候就是在这里看龙舟的。”他趴在车窗上看了半天,说:“一条船都没有啊。”那一刻,我心里堵得慌。

我想带他去见识那清晨江面上浮动的薄雾,那绑在龙头上的红绸被风吹起来的样子,那几千人同时呐喊时地皮都在震的感觉。可他只能从短视频里看别人划龙舟,从作文书里抄两段“弘扬传统文化”的话,端午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可以睡懒觉的普通假期。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,它需要一个孩子站在父亲肩头,亲眼见证那些汗水与眼泪,亲耳聆听那些鼓点与呐喊。

今年端午前,我在手机上看到新闻:阔别十年的邵阳龙舟大赛将在资江一桥至西湖桥水域重启。我把儿子叫到身边,把手机递给他看。他盯着屏幕上那条崭新的龙舟看了好一会儿,忽然抬头问我:“爸,那个冬瓜桥还在吗?”我一愣,笑了。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端午清晨,一座城的人都在为龙舟比赛呐喊到声嘶力竭。我告诉他,桥还在,只是现在不叫冬瓜桥了,大家都叫它青龙桥。他说:“那今年我们去看吧。”

我点了点头,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。那座桥还在,那条江还在,那些沉睡的鼓点,终究会重新响起来。龙舟精神究竟是什么?是将一群人凝聚成一个整体,是把一个村落拧成一股绳,是明知前方有激流险滩,鼓声一响便勇往直前、绝不回头。

(马凯嘉,任职于邵阳市中心医院)

泄不通,口号声、欢呼声、咚咚的鼓点,一阵接着一阵飘过来。

大概十点钟,比赛正式开始。两只船缓缓划向上游的起点,各自摆好船身。一切准备就绪,只听一声号炮响,两只龙舟就像离弦的箭一样,顺着江面飞一般朝下冲过来。只听得船上鼓声铿锵震耳。激起的白色浪头像银鳞巨龙,伴着龙舟飞快往前奔。没一会儿,一只船就超出了另一只船半个龙头,很快又拉开到一个龙头的距离。经过我们所在的码头时,已经领先了大半個船身。哪怕胜势已定,岸上人们的呐喊声半点也没松懈。整个赛程不过短短五分钟,两只船划到终点之后,还在江面上来回划着,显然都意犹未尽。赢了的输了的,都纷纷朝着岸边挥手致意。等到人们陆续离开码头,筱溪的小街上就更显得热闹拥挤,满街都是讨论比赛的说笑声。

“坪上镇筱溪龙舟队,第八名。”电视直播里响起主持人宣布比赛名次的声音,一下子把我飘远的思绪拉回了现实。从当年那场藏在记忆里的筱溪龙舟赛,到今天这场全市规模的邵阳龙舟赛,一晃就是将近四十年。人们对龙舟赛的滚烫热情没变,敢拼敢闯、永争上游的心气没变,想要创造更好生活的劲头也没变。愿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“上下求索”基因的龙舟赛,能一年接一年,热热闹闹永远办下去。

(钟九胜,新邵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❖六岭杂谈

我的习赋之路

宋任予

戊戌九春,每逢周三巳时,我便端坐在邵阳市老干部大学503教室听刘运祺教授讲赋,有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、王粲的《登楼赋》、苏轼的《前赤壁赋》、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等。未曾想,这段平常的教与学,把我引上了“其修远兮”的习赋之路。

我对辞赋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有时,我跑到佘湖山顶,一边啃馒头,一边背“六王毕,四海一,蜀山兀,阿房出”。有时,我漫步邵水河畔,一边赏夜景,一边吟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;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”。

之后,我自学了宋玉的《高唐赋》、陆机的《文赋》、宋言的《渔父辞剑赋》、白居易的《赋赋》、宋祁的《猗驴赋》、曹植的《洛神赋》等历代赋作。学习的赋文越多,写赋的欲望就越强。

我知道,从学赋到作赋,必先苦练基本功。我参

加了中华辞赋第二届高级研讨班、静山赋学院第三期公益班和第五期实训班的学习,自修了《辞赋》《赋学赋》、王粲的《登楼赋》、苏轼的《前赤壁赋》、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等专著,购买了《中华典故》《历代辞赋鉴赏辞典》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等工具书。在闵凡路、龙协涛等赋家的悉心指导下,我多年如一日,坚持每天习赋不少于两小时,收获极大。

那几年,在刘运祺老师带领下,我们这个阅读与写作班掀起了一股学赋热,写赋的师生达十余人,先后原创出《老年大学赋》《湘中幼专赋》《体育新城赋》《怀邵衡高铁赋》《油菜花赋》《北塔赋》《双清亭赋》《大祥坪赋》《友谊舞赋》《宝庆“央行”赋》《学“易”赋》《多彩邵阳赋》等一批赋作,有多篇在《邵阳日报》等刊物发表。

我的处女赋作是《双清公园赋》,发表在《邵阳日

❖湖湘三百六十行

卖二胡

唐文林 王艳萍

二胡包括琴杆、琴筒、琴托、琴轸等部分,结构乍看简单,但其制作技艺却极为复杂。除了需要制作二胡的艺人工艺精湛外,还对材料有特别的要求。二胡的音质可以测定,而音色只能自己去感受。所以,一杆二胡能发出怎样的旋律,就只能托付于演奏人了。

二胡是乐器家族中的抒情圣手。一段旋律经它一拉,或激昂、或悠扬、或如泣如诉、或如吟如歌,谁都会为之心动。

过去常常能够看见流动卖二胡的人。他们走街串户,一边走一边拉着二胡。喜欢二胡的,听到这旋律就会前去购买。

(唐文林、王艳萍,宝庆烙画传承人)

飞车筱溪看龙舟

钟九胜

好久没安安心心坐下来看电视了,但湖南经视直播的邵阳龙舟赛,我却从头看到了尾。主持人妙语连珠的精彩解说,水面上龙舟竞渡的激烈争夺,让我握着遥控器的手始终没松开,看得欲罢不能。

参与竞赛的两支队伍——新邵县坪上镇筱溪龙舟队和筱篁龙舟队,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目光。龙舟激起的水浪,把我拉回了数十年前那场留在记忆里的龙舟赛。

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周末,我刚好回老家休假。不知谁先带回消息,说筱溪要举行龙舟比赛。院子里的年轻人瞬间像打了鸡血,一个个摩拳擦掌,都说要赶去凑这个热闹。

我的老家没有大江大河,从朗概山发源的洪溪,虽然四季不断流,可溪水清浅得能蹚过去。真正能航行的大船,大家都没见过,龙舟赛更是只在电视里看过。

筱溪的龙舟赛年年都办。可峡山桥距离筱溪有十五公里,来回一趟折腾下来可不轻松,往常很少有人愿意费功夫跑过去看。但那一回,消息传开,年轻人没人觉得远——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行车,只要有车,十五公里路也就踩几十

分钟车的事。大家各自检查了车况,天刚亮就整整齐齐、浩浩荡荡往筱溪赶。我带着小弟,跟在队伍后面骑行,只觉得浑身都充满劲。

筱溪码头我其实不陌生,几年前我还从这里搭船去小南玩过。那时候,我小姨父在小南食品站工作,大哥在小南乡政府上班。我考上中专的第二年暑假,就从筱溪码头搭船到栗滩,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。每天傍晚跟着大哥去资江里游泳,听岸边乘凉的老人讲资江码头过去的故事,对这片被江水养着的土地,竟生出几分向往。

我们一队人赶到筱溪的时候,时间还早,可筱溪街上、筱溪码头已经挤得满满当当,人头攒动,热闹得像过年。卖瓜子、粽子、玉米棒子的小贩挎着篮子在人群里钻,扯着嗓子吆喝兜售吃食。我们没心思停下来逛街,找地方锁好自行车,就径直朝着江边码头走去。

两只龙舟已经在江面上往来划行,做着赛前热身。每当龙舟从码头附近划过,岸上的人群就大声喊加油。船上的桨手们齐齐举起木桨,朝着岸边观众挥手致意。他们的皮肤晒得黝黑,胳膊上隆起着块状肌肉。对岸筱篁村的码头上,同样挤得水

报》上,随后又在该报发表了《邵水河赋》《庚子抗疫赋》《昭陵雪赋》等。其中,《喜迎党的二十大赋》获邵阳日报社征文比赛三等奖。另外,我还在《西部赋文》发表了《宁波赋》《伞寿潘翁赋》;与张正清合作的《清廉城步赋》,在城步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得唯一的特等奖;《润之播火种于安源赋》获“红色安源,初心始地”全国征文大赛二等奖;在国家一级纯文学月刊《中华辞赋》上发表了《翠竹赋》《美味佳肴赋》;《美丽中国赋》获首届全国生态文明原创诗赋征文优秀奖。

从学习赋作到习作赋文,一路走来,感受颇多。良师的教诲,益友的帮助,必须铭记;虚心的态度,不懈的努力,必须坚持。赋是一种古玩般的小众文体,如何为新时代服务,是我习赋过程中思考最多的问题。既符合赋体的格律要求,至少不能有硬伤,又要让读者看得懂、记得住,是我往后追求的目标。未来的习赋之路还很长,不求超越别人,只求不负自己。

(宋任予,市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)

没有“笨小孩”

赵海容

单元测试成绩出来了,小雅(化名)的数学成绩落在班级下游。小雅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,写字时肩膀缩着,安静得几乎让人忽略她的存在。

那天放学后,我接到了小雅妈妈打来的电话。“赵老师,实在麻烦您了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满是焦虑,“孩子从小胆子小,平时在家不爱说话。我和她爸爸平时工作忙,没太多时间陪她写作业。一碰到应用题,她就发愁,心里有疑问也不敢开口问老师。”

第二天数学课,我特意挑了一道她作业做对的基础题。“小雅,你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道题的解题思路,可以吗?”我放软了语气。她猛地抬起头,眼睛里全是意外。我对着她轻轻点头:“别紧张,这道题你做得特别好,把你的想法分享给大家

就可以。”

她迟疑了片刻:“先算出一共有多少个物品,再算总价……”声音虽然不大,但条理清清楚楚。等她讲完,我率先鼓起掌:“说得太棒了!你准确找到了题目里的数量关系,这是做应用题最重要的一步。大家给小雅鼓鼓掌!”教室里响起掌声。我看见她的嘴角悄悄往上翘,又慌忙埋下头,耳根一下子红透了。

从这天起,我常常在课堂上给她发言机会。每次发言结束,我都会点出她实实在在的优点。一天课间,我走到她桌边,随口问道:“今天新学的内容听懂了吗?有不会的随时来办公室找我。”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直到一周后的一天下午,她抱着练习册,局促地站在办公室门口。

“老师,这道题,我不知

道该先用乘法还是除法。”她的声音不大。我拉来椅子让她坐下,在草稿纸上画图帮她梳理数量关系。讲到一半,她小声问:“老师,是不是我比别的同学笨,大家一下子就懂了,只有我想很久。”

我放下笔,认真看着她:“当然不是。每个人接受新知识的速度不一样,你只是需要多一点点思考时间。你看,你现在愿意主动来问问题,这就是很大的进步!”她愣了愣,脸上露出浅浅的笑意。

自那以后,小雅一点点变开朗了。数学课上,她慢慢敢主动举手,虽然依旧腼腆,说话却响亮了许多。她会在作业本上写下自己不懂的地方,我每次都会细心给她讲解。渐渐地,小雅的数学成绩就跻身班级前列。

那天,我收到了小雅妈妈发来的感谢消息。我回她:这是我应该做的。

(赵海容,任职于邵阳县塘田市镇中心完小)

关心中下一代教育好孩子邵阳市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